

土默特史料
第二十一集

第二十一集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

(第二十一集)

黃靜濤文稿輯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

封面设计 张 广 纶

封面题字 (蒙文) 乌云毕力格
(汉文) 文 浩

土 默 特 史 料 (第二十一集)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

土 默 特 左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出 版

1.80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黄静涛顾问与旗级领导同志座谈《土默特志》的编纂情况。图为黄顾问（右）与旗委书记补生瑞在座谈会上。

记陈会
种笔驱驰博采
成书共取秋来
行迹化松石
化市评鹭听安排
终日锦翻新绣
莫为真身论假胎
余功不及陈会议
蒸茶用文路不用

1985.12.3.

静庵题

作者题诗

记修志会议

神笔驱驰恃多才
成书心共联袂来
往日行述任检点
他年评鹭听安排
终当旧锦翻新绣
莫将真身托假胎
余功不及期会后
藁莽开处路亦开

1985.12.3

静涛于察镇

前 言

黄静涛同志是我旗旗委正式聘请的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几年来，黄老对编写家乡地方史志的事业一直关心致切，并从百忙中腾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具体指导，从而帮助和促进了我旗修志工作的顺利进展。

早在《土默特志》编纂工作的的初创阶段，黄老就撰写了“关于土默特志的编纂”的专题文章，相继发表在《土默特史料》第一集、第六集、第八集上。本集发表的《土默特风习忆旧》等五篇文章是黄老1985年以来又专为我们撰写的。考虑到这几篇文章的集中性与指导性，我们在本期一并载出，以供读者参考。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疏漏之处一定不少，谨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编 者

土默特风习忆旧·····	(1)
土默特人习于汉语·····	(3)
蒙古人念书的多·····	(8)
土默特人习于姓云·····	(10)
也祝贺节日·····	(12)
过大年·····	(13)
正月十五·····	(17)
社火·····	(20)
耍狮子·····	(23)
秧歌·····	(23)
天仓·····	(24)
龙抬头·····	(25)
打春与放牛·····	(26)

目 录

1986年7月

三月三日.....	(27)
清明节.....	(29)
端阳节.....	(31)
七月十五.....	(32)
中秋节.....	(33)
腊八日.....	(34)
祭灶.....	(36)
岁暮杂事.....	(39)
神官.....	(41)
杆子.....	(42)
也信道教诸神.....	(43)
关公庙.....	(44)
喇嘛.....	(45)

嫁娶	(47)
丧葬诸事	(55)
阴阳先生被袄及其它	(60)
数月亮与请龙王	(62)
门神	(64)
生子女	(66)
称谓	(68)
饮食	(69)
板升与土炕	(72)
村中游戏	(76)
戏曲	(80)
俗说	(83)
哗拳	(85)

地窑..... (86)

染指甲..... (87)

服饰..... (88)

麻将与鸦片..... (91)

哈达及其它..... (94)

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 (96)

九、三则笑话..... (96)

十、土默特地区的古歌..... (100)

十一、也谈地名..... (120)

十二、察毕二镇与把什..... (129)

十三、俺答汗号..... (137)

十四、可疑的一付楹联..... (144)

十五、互市之歌与互市礼仪..... (151)

十六、顺义王…………… (157)

十七、白莲教…………… (162)

旗志下卷稿读后…………… (183)

略谈人物志…………… (223)

寻史演胜…………… (234)

一、花栏听桥处…………… (236)

二、周穆王受觞处…………… (238)

三、隋炀帝巡幸处…………… (239)

四、乌介可汗驻牙处…………… (240)

五、曷董馆…………… (240)

六、耶律楚材诸亭…………… (241)

七、木华黎行军处…………… (243)

八、正统皇帝“北狩”处…………… (245)

九、历史人物雕像或建纪念坊之类…………… (246)

十、收集一些民间传说…………… (246)

土默特风习忆旧

最近，收到《土默特志》编委会征集资料的通知。所征专题很多，其中列有〈土默特蒙古族习俗及其沿革〉一项。兹先就此应征。

所谓习俗，是指风俗习惯而说的。它大致上属于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作为体现于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质，习俗本来是作为民族的特征而存在的。探索与总结一个民族、一种社会的历程与规律，习俗这一个侧面，是不应当忽视的。在历史上，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习俗，不特被当时的人们所重视，所谓“习俗移志，安久移质”①，正表明古人对习俗的看法，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每每以之当作施政的要点。不是有“天子巡守，观民风俗”②的说法吗？东汉人应劭甚至认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③并自撰《风俗通义》一书，以论辩当时的社会习俗。自他而后，论叙各族风习者，代有其人，而各代方志无不以习俗为题，编为专篇，也无不以失载习俗而叹为志书的憾阙。宋人陆游（放翁）曾经慨叹：“旧习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在这里，他道出了“旧习”与“古书”之间的轩輊。

①《荀子·儒效》

②《尚书·舜典》

③《风俗通义》序

人类从其构成社会之时起，习俗大概就表现出越来越为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民族固然有其各自的风习，即在一个民族内此地和彼地之间的习俗也往往流行着不一致的某些方面。王吉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①正是指此而说的。这没有别的，不过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接受不同的外部影响的反映而已。

土默特作为蒙古族的历史组成部分，作为阴山下、敕勒川的土著，它本来也应当葆有它民族的、地方的特定习俗，事实上，这些习俗也的确存在过。例如在十六世纪时，人们就可以从汉文著述如《夷俗记》、《译语》等中窥得一二；十七世纪时又可以从诸如《万历武功录》、《蒙古源流》等史书中找到若干痕迹，在其后的时代里，更可以从一些地方游记及著献传说中耳食其略。

但是，土默特的习俗，不是整齐划一、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随着历史的演变，随着各地与各族人口的交往，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它的民间习俗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甚至从十六世纪中就萌其胚芽了。明人尹耕就曾分析过这种变化②。而到后来，这种变化愈演愈烈，以致使人感到它迥非昔比了（美国人拉铁摩尔曾有专文报道过）。清人震钧曾经针对他本族——满族的情况发过议论，说：“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已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邻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

①《汉书·王吉传》

②《塞语》

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①震钧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辞世的满族人，而他所说的这种状况，在相当的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也是土默特的写照。尤有甚者，如果说，在逊清末季，满州的旧俗“大端尚在”，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土默特的旧俗并此“大端”恐怕也难乎其说了吧。

在原敕勒地区，历史上曾有多种人类共同体交相进出。从元、明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作为前人的继踪，土默特人与汉、回乃至满人进入这一地区并杂居在一起而开始了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土默特人的习俗不免影响别族例如汉族人之在当地者，这也就是汉代的杨惲所说的“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禁不住“习俗之移人”②的遗意，另一方面，土默特人也无法不受别族例如汉、满等族习俗的影响。这种影响所至，甚至使人无法一一辨别出土默特习俗的来龙去脉，一如震钧揭示那样。

我这里所概略地叙说的土默特习俗，只限于亲身经历，并且也不只限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之在乡间者。余不备及。时间既久，记忆容有不准确处，只供参考。

土默特人习于汉语

蒙古人说汉语的历史，应当很久。十三世纪中，宋人孟珙出使蒙古，与“鞑”人谈话不需译人，就是一个迹象。蒙

①《天咫偶闻·琐记》

②《汉书·杨惲传》，卷六十六

古统治者也提倡蒙古人学汉语文。窝阔台就曾为此下过诏令。1245年，乃马真专权，为此又颁诏书二道，并勒有圣旨石碑，说“燕京去的必闾赤孩儿”，“教汉儿文书并言语去也。……虽汉儿字难学有，但是容易施行的文字学的会呵，不好那甚么？”1249年，海迷失（贵由汗妻）任权，又以同样精神刻诏书于石碑，说“必闾赤一十个孩儿，教汉儿田地里学言语文书者也。……若学底会呵，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甚么？”甚至说“若不汉时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筒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筒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筒子者；第四番打四筒子者。”①忽必烈称元，提倡蒙古人之在内地者学习汉语文，并为此采取行政措施，更是载诸史册的②。演而行之，在蒙、汉共居地区，蒙古人娴于汉语文者，比比皆是。阴山地区的蒙古人当亦如此。

由于经济生活及社会交往的需要，土默特人也逐渐学会了汉语，甚至使它成了当地社会交往的唯一通用语，而蒙古语反而成了不大通行或无人会说的语言。语言汉化，这是土默特习俗的首要标志之一。汉语是随着汉人而流布于土默特地区的，汉人似乎主要来自秦、晋、冀、鲁，因此，汉语亦不免带有这些地区的方音和语汇，特别是山西省的方言更成了土默特汉语的基准。但是，土默特汉语中依然保留着一些蒙古语言成分。这些蒙古语成分由于约定俗成，不要说汉人不了解，即蒙古人自己也莫明其所以。这里不妨略举若干例子：

①蒙祥：《析律·学校》

②《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